

雪花

【第2551期】

麦秸屋

◎吴建

多少次寻觅着一座失落在记忆深处的麦秸屋，常常，它在电视里、文章中一闪而过，稍纵即逝，我抓不住它，找不回它，以致有时竟怀疑它只是并不存在的记忆幻觉。

不，我确实住过它，在那里生活过很长时间，我记得真真切切。它由麦秸苫顶，黏土筑墙，新落成的麦秸屋，金黄的麦秸在艳阳的照耀下熠熠生辉，仿佛是一只金灿灿的大元宝。麦秸屋中间的堂屋略高，两边的附屋渐渐低矮下去。一般人家，西边做房间，东边做厨房。房间前后土墙上开个小窗，屋里便显得亮堂堂的。

麦秸屋的前面就是清澈见底的小河，河岸搭一架水塔，供人家挑水、洗菜、淘米之用，而屋后面大多是青翠的竹林，竹林是孩子们的乐园，孩子们在这里挖竹笋、掏鸟窝，玩过家家的游戏。

麦秸屋的厨房里大多有一块磨粮的石磨，由人力或推或拉，慢悠悠地旋转着清苦的日子。灶台后面挖一地窖，两三尺宽，一米多深，可藏红薯、大白菜等，既保鲜又保质。秋季里储入，可以吃到来年初夏。窖藏的红薯无论是生吃还是蒸煮，都蜜甜蜜甜的。堂屋后墙边是一张长条形柜台，柜里贮存粮食，柜上供奉着祖先的牌位，以及观音、姜太公等神像，摆着香炉、红烛，堂屋正中置一张方方正正的八仙桌。逢年过节，家家户户都在这里祭祀先人，敬拜神像，祈求先祖保佑家人健康平安，人寿年丰。房间里一般安放两张床铺，一张大床父母

睡，一张半大床，子女们挤着睡。每张床上冬天有一床被，下面铺了麦秸，麦秸上铺一棉布单子覆盖。夏天就简单了，垫一张竹席就可度过炎夏。麦秸屋里几乎家家大同小异地都是这般格局，无论穷富，只不过家具或多或少而已。

麦秸屋虽极其简陋，却冬暖夏凉。夏天，哪怕是三十七八度的高温，可一进屋里，就感到凉飕飕的，那时没有电风扇，更谈不上空调，仅凭一把芭蕉扇一张竹床就能安然度过酷暑；而到了寒冬，即使大雪纷飞，寒气逼人，可麦秸屋内却温暖如春。乡亲们都说：“麦秸屋就是个‘宝’啊。”

麦秸屋最繁华的地方要数屋前的小院子了。各家各户的院子里都有一块长方形的晒场，麦收和秋收之际，晒场上堆满了麦子或稻谷，还有油菜、黄豆等。场两边就是菜园子。一年四季，院子里绿肥红瘦，万紫千红。青菜、黄瓜、萝卜……你方唱罢我登场；蜜蜂、蝴蝶、蜻蜓……在这里尽情歌唱、尽情舞蹈。人勤地肥，菜蔬丰茂，年年充满喜悦，季季泛着丰盛。不少人家院子里还长着几棵桃树、杏树、或梧桐树、大柳树，夏天，浓荫匝地，秋天，落英缤纷。一方庭院，犹如一幅色彩斑斓的图画，显示着麦秸屋的无限生机。

麦秸屋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耐用，住上三五年，屋顶的麦秸就发黑腐烂，一到下雨天，屋内便漏雨；土墙也深深地凹下去，大风天便摇摇欲坠，必须重筑。好在建房成本不高，收割下的小麦秆早就储存好，泥土也是

就地取材。建房大多在仲春，此时农闲，选个良辰吉日开工。请几个粗壮的汉子打墙，盖顶由村中的“扑屋匠”承担，只需数日，一座新麦秸房便拔地而起，巍然屹立。

麦秸屋承载着乡亲们的梦想和希冀。在它的悉心看护下，粗大了无数弯枣树、老槐树，肥壮了无数牛羊猪、鸡鸭鹅。庄重的堂屋里，迎来过一个又一个媳妇，出嫁过一个又一个女儿，屋内简朴的床铺上，诞生过一代又一代子孙。世世代代的乡亲在麦秸屋里生活、劳作、休憩，生生不息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随着集体经济的壮大，乡亲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，于是，村民们纷纷推倒了麦秸屋，取而代之的是青砖黛瓦、纤巧玲珑的瓦房。从此，再也不用担心狂风暴雨、台风肆虐了。改革开放以后，农民的经济条件又得到了极大的改善，村民们又将小瓦房改建成高大宽敞、翘檐起脊的大瓦房。进入二十一世纪，农民的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，家家户户新建起了潇洒气派的二三层小楼。近几年来，乡村振兴战略惠及农村，一幢幢造型别致、装修豪华的农民别墅在乡间巍然耸立。

时光荏苒，沧海桑田。如今，麦秸屋早已在家乡消失了，有多少次，在江海平原，我极力想搜寻到麦秸屋，可极为鲜见，好不容易在偏乡僻壤发现一座，也是草朽墙坍，东倒西歪，里面蛛网纵横，晦气冲天。这座麦秸屋，好似成了江海平原上的半坡遗址。

凤凰山有个滴水崖，山上的泉水从断崖上跌落下来。雨季时，水落成瀑；到了旱季，波珠溅玉，都有可观之处。崖下有一处水池，积山上泉水，终年碧绿如翠玉，清澈可见池底游鱼、水草。池水下流成溪，溪水清浅，水流蜿蜒。闲时，我喜欢沿溪边散步。一个人，或是和朋友一起，看看山上的四季草木，或是和朋友聊天，不觉之间，忽然惊起溪边的白鹭一两只。它们白色的身影从溪底冲出，从我们的眼前掠过，盘旋一圈，落在不远处的溪边，崖下的池岸边，或是飞向不远处的水塘边。只是匆匆一瞥，并没有看清它们，觉得有些可惜了。好在它们并没有飞远，我还可以远远地看着它们。

想想，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静静地看着一只，或是一群白鹭了。

迎冬

◎耿艳菊

风萧萧，水寒寒，我们迫不及待地开始准备着迎冬的事情了。这是我们小镇从前的习惯。虽然我们现在远在他乡，与小镇隔着山山水水，但有些习惯是长在骨头里的。

迎冬的形式有很多，每家都有自己的方式，更简要一点说，就是冬天来了，得做些什么。这里面有祖祖辈辈对日子的虔诚和郑重，一代代就这样把生活的热情延续着，热烈的，日子才有味道。

做些什么呢？每家都不一样，甚至每年都不一样。有的人家会欢欢喜喜包一顿饺子，有的炖一锅热汤，有的请亲友欢聚一堂，有的做两床新棉被，有的添一身新冬衣，还有风雅一点的会到城里花卉园子买几盆鲜亮的植物……这是大人们的事情，小孩子呢，也可以提一些小小的愿望，要一个小礼物呀，都是能实现的。

不宏大，琐琐碎碎的，尽是一些日常生活小事，可人人心里有这份盼望和向往，眼前的时光像我们小时候玩的跳格子游戏，是欢蹦着向前的。将要迎来的冬日，也仿佛披着一层光芒似的，而不是瑟瑟抖抖的冷，苦哈哈一张愁眉不展的脸。

今年迎冬，我们计划着为家里添点绿意。因缘巧合，我们在郊外遇到一片竹林，养竹子的人和气爽朗，见我们喜欢，就送了一根竹子让我们回

去养，土也是竹林里的，用塑料袋带回来，一路上，小心翼翼地护卫着，眼前一直摇曳着一抹青翠，心中摇曳着冬日诗意的生活，在萧萧寒风里，老书和宝宝欢快地唱起了歌。

家里一时没找到花盆，我在厨房里找了一个大杯子，豆浆机附带的，好几年没用了，这时它便派上了用场，带回来的土刚好装满一杯子。盛豆浆的杯子养竹子，大雅大俗，雅俗共赏，且物尽其用。

干脆俗到底，把竹子放置在临着餐桌的那个小书架上方；吃饭时，一抬头就能看见，粗茶淡饭里多了一层诗情画意。

竹子的风雅触动了先生的心，第二天，一个人悄悄跑到花卉市场搬回一陶罐室内油竹，放在我们大书架前的长木桌上。他原以为我下班到家会唠叨一番，没想到我比他还中意这竹子。左欣赏，右打量，越看越欢喜，翠盈盈的，生机勃勃。再看看外面，树木清瘦了，大地萧条了，越发衬托得竹子神采奕奕。

陶罐是白瓷的，很大，我开玩笑说像我们小镇人家的腌菜缸。然而，养上两丛竹子，意味就不同了，前者温厚可亲，后者月朗风清。白陶罐，绿竹，书卷，笔墨纸砚，构成了一幅赏心悦目的图画，像古书上的。柴米油盐的生活之外，还可以拥有一份古意质朴的心境。

脚炉

◎夏俊山

“铜脚炉，闪闪亮，半夜三更烘衣裳。寒露过了霜降到，只怕情哥着了凉。”搜集这首民歌的马汉民先生与我同乡，他把这首民歌编入了《水乡情歌》一书。因此，我总觉得这首民歌唱的是家乡青年的爱情故事。

童年时，我生活的乡村，铜脚炉是常见的取暖器具。阴雨天气，青年女子用脚炉烘衣裳；生了孩子的女性，用脚炉烘婴儿的尿片；老年人畏寒，用脚炉取暖，这都是很常见的事。我们这些小孩子当然不会去烘烤衣服、更不会烘烤尿片，我们也喜欢围着脚炉，那是因为脚炉除了能御寒，还可以充当我们烧烤零食的“临时炉灶”。

晴朗的冬天，寒风刺骨，用脚炉取暖的我们，常常会弄来几把黄豆或蚕豆放在炉灰中煨。用竹筷，或者折一段树枝，轻轻地拂开一层柴灰，见到暗燃的柴火，就可把选好的豆子一粒粒平放上去，稍稍弹击，一会儿，就见豆皮鼓起来，随着“啪”地一声响，豆子爆裂了，一股香气扑鼻而来，接着是“啪、啪、啪”响声不断。我们几个围炉的孩子顿时手忙脚乱，用竹筷夹豆子吃。夹住的豆子难免沾上点炉灰，就放在手里先搓一下，啊，好烫，不过为了解馋，可顾不了那么多，丢进嘴里再说。就这样，爆好一粒，品尝一粒，直到炉里的柴火渐渐熄灭。再看看彼此的嘴，嘴角处还留着炉灰呢，最担心的是，这些炉灰经过“高温消毒”，又富含

钾元素，吃进嘴里后吐几口吐沫就行了。

除了烤豆子，我们还烤山芋干儿、玉米粒。记得我还烤过豆饼，那是家里喂猪用的，我用镰刀削下一片又一片，烤熟了也很香。最有趣的是烤白果，要等好半天，白果才“啪”地一声张开口，露出碧玉般惹人喜爱的果肉。咬一口，清甜之中略带苦味。想想那情景，真的是很温暖。

脚炉的样式有多种，晚清徐珂编撰的《清稗类钞》中写道：“脚炉，以铜制之，其形或方、或圆、或椭圆、或六角，盖亦镂花，燃炭于中，借以取暖。”童年时，我在乡下见到的脚炉形状却比较单一，几乎都是圆而稍扁的鼓形，炉口上罩有炉盖，盖子上开着数十个黄豆大的小圆孔，便于散发烟气，整个炉子像一只硕大的莲蓬头。奶奶曾让我猜一则谜语：“满脸麻，热烘烘；没有它，难过冬。”谜底就是脚炉。

脚炉几乎都是纯黄铜铸成的，为了提携方便，它还安装了一根铜条的可以左右活动的提梁，可以拎着四处行走。脚炉的传热功能，是通过火灰的慢慢燃烧传递，使得整个炉体产生热量，而装脚炉也有一些技巧。方法是先在脚炉内放上砵糠做“底料”，在灶台里明火刚熄灭时，用火铲把带着火星的灰烬铲进脚炉里，并完全盖住砵糠（否则会冒烟），然后轻轻地压一下。不要压得太实，使火灰和砵糠间有空气可以流动。火灰还能使下面的“底料”慢慢地燃

烧，脚炉周身即烫热起来。“底料”将尽时还可以再添上。火灰装得好的脚炉，不温不火可供暖五六个小时。

有学者说，火的利用改变了人类，但火很难驾驭。在我的心中，脚炉则是把火的控制和功能发挥到了极致的一项发明。这项发明是何时进入寻常百姓家，成为大众的取暖工具的呢？读《红楼梦》，第九回的描述宝玉到学堂读书：“脚炉手炉的炭也交出去了，你可着他们添”。作家冰心出生于1900年，她在《我的童年》中也有一段文字写到脚炉：“年轻的母亲穿着沿着阔边的衣裤，坐在一张布床架和帐棚的床边，脚下还摆着一个脚炉。”这应该是100多年前的情景，那时候没有空调等电器取暖，富贵人家的太太，一到冬天，也跟普通平民一样，要用脚炉来取暖。回望人们使用脚炉的历史，显然很悠久。如今，家用电器的普及及更新，脚炉已经淡出了我们的生活，年轻人偶尔看到，都把它当成了古董。

冬日夜长，我依然常常想起脚炉。它曾带给我温暖和欢乐，它让我感受到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。它让我觉得，一些老对象既是沉淀的历史痕迹，也是一本厚重的书籍，诉说着生活中的种种故事，让我们在追忆过去的同时，更加珍惜当下的美好。



康巴周末

康巴文学

2024年11月15日 星期五

责任编辑：南洋仁 版式设计：边强

